

第一部分

蓓琳失去了所有的亲人

这是六月的一个傍晚，巴黎的街市上车来人往，异常喧闹。在一条通往郊外的石板路上，一辆破旧的篷车摇晃着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拉车的是一头驴子，皮毛有些黯淡，个头也显得有些单薄，但是却表现得很精神，很有干劲的样子。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女孩子坐在篷车的前头，驾驶着这一辆驴车。小姑娘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裙，脚上的鞋子也是洗褪了色，有的地方还破了，只不过她的神情还是蛮讨人喜欢的。

谁也不知道这辆篷车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驾车的少女并不理会行人的好奇的眼光，她一路走，一路四处张望。

渐渐的，在车子行驶的路径上人越来越少，大片的田野越来越多。小姑娘看着四周的野花竞相

开放，不禁有些高兴，心想，也许很快就到了吧！

想着，想着，她就俯着身子，将头靠在了驴子的身上，用手抚摸着驴子，亲热地说：

“伯利卡，伯利卡，我们就要到了，你也累了好些天了，真该让你好好休息休息。”

驴车继续前进，现在已经进入了一望无垠的原野，举目眺望，四处已经没有低矮的茅房或者小农庄了，只是远处隐隐约约有一排旅馆模样的楼房。

“那一定就是吧。”小姑娘自言自语道，而后不由自主地拉了拉驴缰绳，“伯利卡，加把劲，我们就到了。”

如果说那样的楼房也算是旅馆的话，那实在太破太寒酸了。年久失修的门早已经掉光了漆，很多窗子的玻璃已经破了，留下锈迹斑斑的铁窗格子，整座小楼看上去就像是要倒塌了一般，有点儿不自然地歪着。

小姑娘把篷车停在路边，拍拍驴子的脑袋，似乎说了句什么，就往小楼走去。

“请问这里的主人是萨尔得先生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有什么事？”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，一会儿便走出一位花白头发，络腮胡子的老头。小女孩注意到老头的手臂断了一只，不过她一点也不害怕，很有礼貌地说：

“别人告诉我，在这一带，有一位萨尔得先生愿意让旅客寄宿，我打算在这里停留几天。”

“我就是萨尔得……寄宿可以，不过，你有钱吗？”

“有……要多少钱？”小姑娘说这话时，表情有些迟疑，还抬头看了看萨尔得。

“篷车六个铜币一天 驴子三个铜币。”

“那我的车子可以在附近吃草吗？”

“可以，随便吃，没关系。”

小姑娘听了很高兴，从口袋里掏出了碎钱，数了九个铜币递给了萨尔得。

“这是九个铜币，是我们今晚的租金。”

“你们，你们是几个人？”萨尔得觉得有点儿奇怪。

“就是我妈妈和我，两个人。”

“那你妈妈呢？怎么是你来租房呢？”

“我妈妈在篷车里躺着，她生病了。”

“生病？什么病？我这里可不是医院呀。”

“哦，也不是什么病，只是我们走了太远的路，我妈妈身体虚弱，有些累而已，不是什么大病。”小姑娘连忙解释道，“萨尔得先生，您请放心，我们只是暂时停留一下。”

萨尔得老头并不多加理会，指着门前的一截木

桩对小姑娘说：

“你把车子停到一边，驴子就拴在那里吧。”

小姑娘道过谢，按照萨尔得的话去做了。拴驴子的时候，她顺便抓了一把瞿麦，喂了一下驴子。做完了这些事，她就跑到篷车边，掀开了篷车的帘子，探头进去说：

“妈妈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今晚我们就可以住在这了。”

妈妈睁开疲惫的双眼看了一下女儿，说：“那真好，蓓琳，你也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”

“没事，我不累。妈妈，你躺好，我去弄点水来，擦擦车子。”蓓琳乖巧地朝妈妈作了一个笑脸，转身提水去了。

这相依为命的母女俩，长得极为相似，白晰的皮肤，姣好的面容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明亮清澈，若不是因为贫穷，衣着简陋，一定会是两位气质高雅的夫人和小姐。

那她们又怎么会沦落到巴黎郊外这样一个小旅店呢？

说来话长，这个叫蓓琳的小女孩的爸爸，其实是一位富家公子，因为当初与家人争吵而离家。后来在印度遇见了蓓琳的母亲，生下了蓓琳。原本他们一直在印度过着相对稳定的平民生活。可是两

三年前，蓓琳母亲家破产了，家里的生意也做不了，蓓琳的父亲只好操起他的特长——摄影，靠给别人照相维持生活。

这两三年，他们走了许多国家，那辆篷车从崭新变成了现在的破烂不堪，原先的色彩经过风吹日晒、风雨的侵蚀已经变成了灰暗色，篷布也开始破了，还有那头叫“伯利卡”的小驴子也是他们一路上的好伙伴。这一路他们游历了许多国家，意大利、希腊、法国、德国……“伯利卡”就是他们行至希腊时买下的。

若不是半年前，父亲在途中染上一场急病，死在途中，母亲因为旅途劳累再加上伤心过度而病倒，他们可能会继续这种游历的生活。

现在，剩下母女俩，她们只好遵照父亲的遗愿，尽快地回到父亲的故乡。所以蓓琳挑起了家庭的重任，用篷车载着生病的妈妈，一路来到了巴黎。她们要去的地方距巴黎还有一段不短的路途。

这时，蓓琳已经打了一桶水过来了，她小心地爬上车子，将桶放在篷车前，又拧了一块布，然后爬进篷车仔细地擦了起来。

看着女儿瘦弱的身子，蓓琳的母亲心疼地说：

“好孩子 你要注意身体 别太累了。”

“妈妈 我没事 你在一边躺好。”

“嗨，我们终于到巴黎了。”妈妈的声音有些伤感。

“对呀，我们就要到爸爸的故乡了。”蓓琳的语气里充满了兴奋。不过，很快她又有些黯然神伤。

蓓琳又想起了爸爸，要是爸爸还在，能和她们一起来那该多好啊。可现在……想到这，蓓琳的眼睛湿润了。

“不行，我得打起精神，妈妈已经生病了，我不能让她操更多的心。”蓓琳很快就把感伤的念头压下去，在心底里给自己鼓劲。

擦好篷车，她又取出了车头一角的炉具，这套简单的炉具也是陪伴她们多年了。每当他们的车子行到没有村落的地方，他们就自己简单地煮些吃的。

今天，蓓琳又像往常一样架起了小炉子，淘了一些米用一个小铝锅熬稀饭了。

伯利卡休息了一下，也吃了些瞿麦，现在正舒舒服服地躺在一边看着蓓琳做事呢。它一会儿甩甩尾巴，一会儿竖起两只耳朵似乎在倾听什么，一副很惬意的样子，它大概还没有意识到旅途的艰难吧。

很快，稀饭就煮好了，蓓琳先盛了一碗端给妈妈，妈妈似乎一点胃口也没有，为难地看了看蓓琳，

又看了看稀饭。

“妈妈，你吃一点吧，这样才有力气。”

“好，我吃一点，我吃一点。”妈妈很勉强地拿起调羹，舀了一勺饭，吃力地吞下去。

蓓琳关切地看着妈妈，可是妈妈的表情看起来似乎再也吞不下第二口了。妈妈摇了摇头，对蓓琳说：

“蓓琳，你煮得很好！妈妈实在有些累，我吃不下去……你自己先吃吧……我先休息一会儿，也许醒过来胃口就会好些，到时候我多吃一些……来，乖，你自己先去吃吧。”

妈妈一边说着，一边躺了下去，慢慢闭上眼睛，她的脸色憔悴极了，蓓琳看了真伤心。她也没有心情吃东西了，但是为了照顾母亲，她得有精神，有体力。所以，妈妈在一旁休息，她一边给自己鼓励，一边喝下了一碗稀饭。

晚上，蓓琳给伯利卡添了些草料，又安顿好母亲，自己也抵挡不住困倦，一倒头，在母亲身边睡着了。

夜里，妈妈突然发起了高烧，头晕目眩的蓓琳被妈妈的呻吟声给惊醒。她不敢再睡了，睁着双眼守在妈妈身边一直熬到了天亮。

清早，天才蒙蒙亮，一夜迷糊的妈妈也有些清

醒了。蓓琳俯在妈妈身边轻轻地说：

“妈妈 我去请一位大夫给您看病吧 你的病不能再拖了，现在我们在巴黎可以请到好医生的。”

妈妈歪着头看着蓓琳 深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孩子 我们的钱恐怕不够用啊。”

“没关系 妈妈 我们身边还有几个法郎 再说……再说 我们可以把照相机、车子什么的卖掉 换一些钱。甚至……还可以卖掉伯利卡。”蓓琳很努力地说完了她的想法，要知道卖这些家当她是多么不愿意，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再没有其它办法了。

“可是 蓓琳 没有了车子 往后的路怎么走？”

“妈妈 你的病要紧 不看医生怎么行呢？”

“蓓琳，那架相机可是你爸爸生前的唯一遗物，你怎么舍得？还有伯利卡……它已经是我们的伙伴了……你忍心吗？”

妈妈的声音很轻很慢，已经有些哽咽了，蓓琳也同样是热泪盈眶。要说跟伯利卡分开，蓓琳是真舍不得，可是如果不卖掉伯利卡，哪有钱给妈妈看病呢？

蓓琳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擦了擦快要流下的眼泪 说：“妈妈 您不要太难过了 所有的事情 我都会处理好。您现在好好休息，我去请医生来。”

说完，她起身掀开了篷车帘布，爬下了车子。拴在木桩上的伯利卡一大早也醒来了，他正悠闲地绕着木桩走来走去，还不时摇摇脑袋，甩甩尾巴。

看到小主人起床，伯利卡高兴地嘶叫了一声，像是在问候小主人。

“噢，伯利卡，你好吗？”

蓓琳打起精神走到伯利卡身边，爱抚地摸着它的背，伯利卡也亲昵地靠着蓓琳，撒娇似地在她身旁蹭来蹭去。

越是这样，蓓琳的心里越难过。伯利卡已经陪伴他们一家人很久了，它看着蓓琳一家人的悲欢离合，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服务。现在竟然要把它卖了，蓓琳觉得自己真狠心。

“伯利卡，不要怪我，我也舍不得离开你……”

蓓琳一边说着，一边又哭了，她紧紧地搂住伯利卡的脖子，好像一松手它就会变没了一样。

过了一会儿，蓓琳看到昨天那个萨尔得先生从破屋子里走了出来，提着一个小桶正往水井那边走去。她连忙擦干了眼泪也跟了过去。

“早安！萨尔得先生！”蓓琳礼貌地向老人家问好，“我帮您吧。”

说着，蓓琳接过水桶，帮助萨尔得先生打了一桶水。

“谢谢你 小姑娘 这么早就起床了？”满脸笑容的萨尔得，今天看起来可比昨天和蔼多了。

“萨尔得先生 我想请问您 这附近有医生吗？”

“医生？你找医生干什么？是你妈妈生病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昨天夜里，妈妈突然发了高烧，到现在都还没退，我想还是请个医生来看看比较好。”

“在这附近的一所教堂的隔壁就有一家诊所，那里的医生听说还不错吧。”萨尔得先生想了想又问：“你有钱吗？大概要四十个铜币吧。”

蓓琳轻轻地点了点头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，还好只是四十铜币，再多些可就难办了。

“萨尔得先生，我还有一件事要请您帮忙……”蓓琳说了一半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

“要我帮忙 我可不是医生 怎么帮你？”

“是，是这样的……我们还需要一些钱……我想卖掉我的车子和相机，还有，还有那匹驴子也可以卖掉，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卖，有没有人肯买？”

“卖车子 你们母女俩住哪？”

“我想请大夫给我母亲看看病，只要稍微好些，我们就坐火车离开这里，不用花很长时间的。”

“是这样啊。”萨尔得皱起了眉头，用仅有的一只手抓了抓花白的头发，他想了很久，最后才说：

“那好吧，反正我是收购废旧商品的，你的车子和相机就卖给我吧……至于驴子吧，那得等到星期三拉到牲畜市场上去卖。”

蓓琳听了萨尔得先生的安排，连声向他道谢，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找到了车子和相机的买主，真希望萨尔得老先生能出个好价钱，这样说不定连伯利卡也不用卖了呢。

可是，看过了相机和车子之后，萨尔得愿意出的价钱，让蓓琳留下伯利卡的愿望成为泡影。

“萨尔得先生，能不能再多些呢？十五个法郎实在太少了。”

“不能再多了，小姑娘。我是看你们母女俩可怜我才出这么高的价钱，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根本没用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拿着小木条在篷车的四周敲敲打打；你看，这车子这么破，轮子、车轴有的地方都锈了。而且车身这么不结实，这根本派不上用场。”

萨尔得先生的脸上流露出一副很不屑的表情。蓓琳很怕他又变卦，但十五个法郎实在太少了。

这一老一小又谈了很久，最后，富有同情心的萨尔得先生还是作出了让步。他同意再加两个法郎，同时免去母女俩这几天的住宿费，还可以借一间空屋子给她们住。

说是一间空屋，其实就是萨尔得先生收购物品的杂物间。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废旧物品，什么破布卷、各种各样的铁块、铁皮、各种器皿……只有屋角一块地方稍稍可以落脚。

屋子里散发着难闻的臭味，蓓琳费了好大劲才将杂物间清理出一块空地，容得下她和妈妈睡觉之用，按现在的情形，只能艰苦些了。

为了让屋子多少有些舒服，蓓琳还从废品堆出捡出一个破旧得不太厉害的瓶子，清洗干净，然后跑到门外的野地里，采了一束野花插在里面，这样摆在窗台上，屋子就有点儿生气了。

收拾好房间，蓓琳连忙将母亲从车子上扶了下来，把她搀扶进屋。然后，她告诉妈妈先在这里休息，她去请医生。

安顿好妈妈，蓓琳便快步跑出门。按照萨尔得先生所指的方向，她很快就看到了教堂，也找到了教堂边上的那间诊所。

接待蓓琳的是一位五十岁左右，微微有点儿胖的医生。他听完蓓琳的讲述，并没有马上回话，而是将蓓琳前前后后看了足足十几秒钟。

蓓琳的心里可着急了，她害怕医生不愿出诊，连忙说：“医生，请您辛苦一趟，我可以先付您诊费。”

医生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那好吧，六十个铜币。”

“六十个铜币？”蓓琳的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。萨尔得先生不是说四十个铜币就够了吗？怎么要这么多。可是，妈妈的身体要紧，六十个就六十个吧。

蓓琳在脑袋里迅速地转了一下念头，就从口袋里掏出了钱，放在医生的面前。

“你先回去吧，再过十五分钟，我就会到你那里去。”

“谢谢您，医生！”

她向医生一鞠躬，转身飞快地跑了回去。妈妈还在小屋子里躺着，蓓琳用手摸了摸妈妈的头，又摸了摸自己的头，妈妈的烧还没退，幸好医生就快来了。

“妈妈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请了医生了，他十五分钟后就会过来。你的病一定会好的，我们一定可以一块儿回到爸爸的故乡的。”

妈妈困难地睁开眼睛，挤出一个笑容，朝女儿点了点头。她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，可是她真不忍心打击女儿。女儿为她做了这么多事，就是要和她一块儿回到丈夫的故乡，她一定要努力让自己好起来。

果然，十几分钟后，医生坐着马车来了。在那间堆满了杂物的破房子里，医生很负责地帮蓓琳的

妈妈做了检查。

“夫人，您的病情需要住院。”医生的表情很严肃，一副不容置否的样子。

“住院？”母女俩都吃惊地张大嘴叫了起来。

住院是要花一大笔钱的，现在母女俩去哪里找钱呀？

妈妈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道：“住院？为什么要住院呢？”

“夫人，住院了，您的病情才可以随时得到关照和诊断。”医生的表情还是那么严肃。

蓓琳没有说话，她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，只是为难地看着医生，希望他有其它的办法。

大家就这么沉默了几分钟。医生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又看了看这对贫困的母女俩，清了清嗓子说：“要不这样吧。你们实在不愿意住院，我就开个药方留下来吧，你们自己到药店里去配药。不过，病人的身体太虚弱了，要增加营养，多吃一些鸡蛋，牛奶什么。”

医生写好药方就要离开了，蓓琳谢着将医生送出了小屋。

她不敢再耽搁了，医生走后，她数了数口袋里的钱，又跑了出去。药房的伙计看到衣裳破旧、气喘吁吁的蓓琳，第一句问话是：“你有没有带钱来？”

“有的，请您快抓药吧。”蓓琳的声音有些着急。

“一共是七法郎五十生丁。”

蓓琳数了钱交给伙计，另一只手接过了药包，这一下子花去了卖掉车子和相机的钱的一半了，回去的路上，蓓琳记着医生的话，要给妈妈补充些营养，就买了些面包、水果，还有几个鸡蛋。

她捧着一大包的东西快步跑了回去。

一到小屋，她就放下手里的东西，用小炉子烧了点开水。趁烧水的当儿，她把食物和药分开放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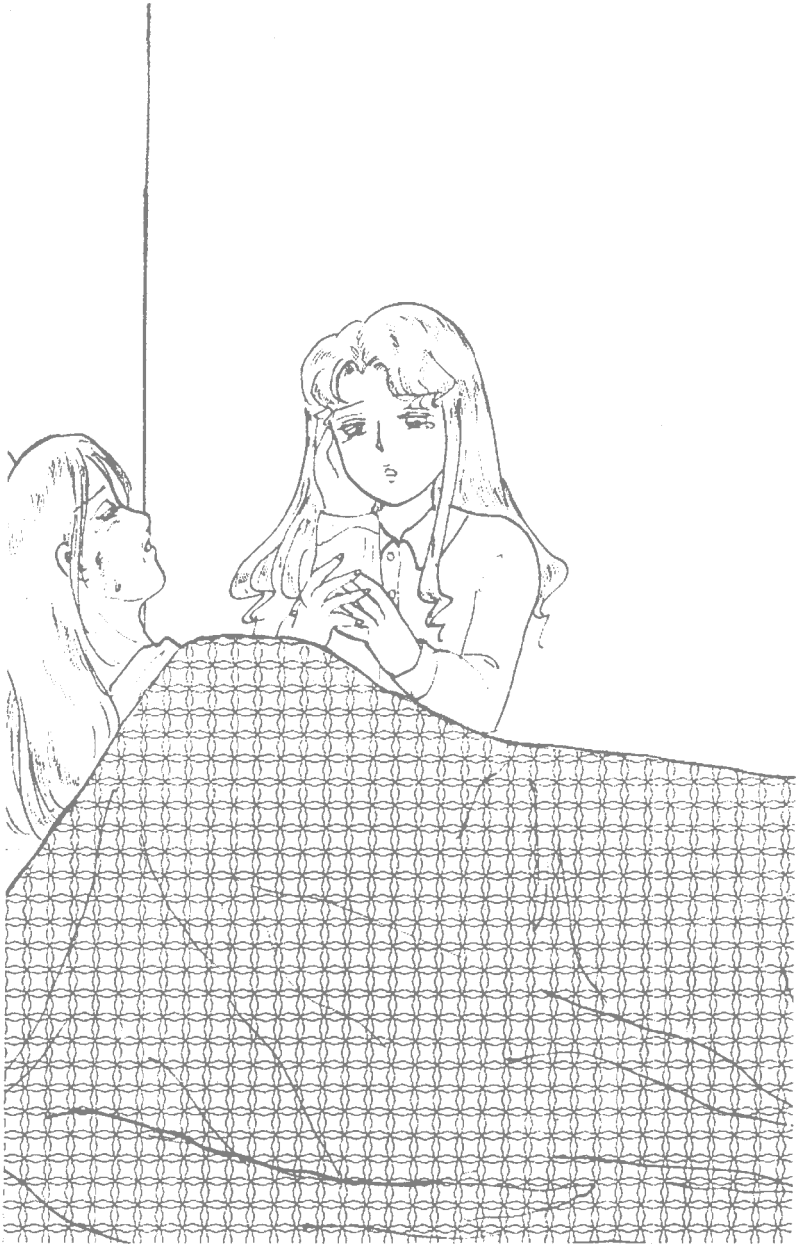
“妈妈，药我都买回来了，开水烧好，您先吃点药吧。”

“孩子真辛苦你了……”妈妈的话有些哽咽，说不下去了。

在蓓琳的服侍下，妈妈吃下了一包药又休息了一会儿，等到她醒来时，觉得有点饿，竟然有胃口吃东西了。这真让蓓琳高兴，这大概是药力起作用了吧。

妈妈吃了两块面包，又吃了一个蛋，精神一下子好多了。蓓琳看着妈妈的样子，暗暗地想：还好请了医生，妈妈一下子好了很多。大概再吃几帖药，妈妈的病就没问题了吧。

她渐渐有些安心，原先那种恐惧也稍微减轻了



一些。只是还让她头疼的就是，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，恐怕只能再买两三次药。如果还要买营养品，那药费也不够了。

蓓琳想了很多，最后还是决定卖掉伯利卡。

一想到要卖伯利卡，她就有些难过，垂头丧气地走出房间。那时伯利卡正歪躺在草地上，嘴里还津津有味地嚼着蓟草呢。它休息了两天了，又吃足草料，看上去活泼多了。

蓓琳看着伯利卡，眼泪又忍不住要流下来了。如果有钱的话，她是怎么也舍不得卖掉伯利卡的，可是现在，再过两天到了星期三，伯利卡就要成为别人的了。

蓓琳忙着照顾妈妈，星期三转眼就到了。

大清早，萨尔得先生就来喊蓓琳了，他甚至热情地说，自己可以帮助蓓琳一块去牲畜市场上卖驴子。

蓓琳一边说着谢谢，一边连忙去找专为驴子洗澡刷毛的小木刷。伯利卡就要成为别人的了，她今天要最后为伯利卡洗洗澡、刷刷毛。

刷子顺着皮毛的方向一下一下轻轻地动着，伯利卡舒服地扇扇耳朵，摇晃一下脑袋。这可怜的伯利卡还不知道马上就要离开主人了，还很开心地调皮捣蛋，蓓琳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，她扔掉